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鄧紫棋爲何不能效仿國際巨星？

爆紅的鄧紫棋日前為演唱會舉行記者會，記者會結束後，訪問環節一改平日模式，仿效國際級巨星，要文字和電子傳媒一起進行訪問，惹文字記者不滿，多次提出與電子傳媒分開採訪，經理人張丹黑臉宣佈取消訪問環節，記者不示弱，馬上拉隊走，張丹見形勢不妙，馬上主動跟記者商量，最終依照以往模式，分開接受訪問。事後，鄧紫棋被指要大牌。

「譚校長」譚詠麟被問到對此事的看法和如何處理人際關係時，坦言：「這是很深的學問，要慢慢學，歌手公司的幕後人也要學。很多事情要懂得彈性處理，不是在外面怎樣做，回到香港又用同一手法，做娛樂圈人氹人啫，氹下人開心，我就是這樣做。」

鄧紫棋事後語帶無奈說，她的責任是把歌唱好，關於行政全交由公司處理，暗示安排採訪的事不由她做主。

的確歌手藝人有時是很無奈，事事要服從經理人安排，不服從會被責「未紅先驕」、「難搞」，懲罰是遭到冷待甚至封殺，影響事業。可是如果經理人錯估了形勢，用錯了方法，背黑鍋的卻是藝人，損毀形象。

開罪記者的不是什麼抄襲國際級巨星的模式，禍根是「忽然」。如果該歌手由出道一刻開始，就是沿用國際級巨星做法，記者習以為常，不會覺得冒犯；但未紅時打親民牌，跟記者混熟做朋友，用友誼感情換取見報率，在娛樂圈司空見慣，但在爆紅後竟在一班「朋友」面前擺姿態，會令「朋友」覺得你忘恩負義，有事鍾無艷。

尤其在演唱會宣傳期，有求於傳媒，望增加曝光率有助門票銷售，主導權在傳媒手中，此時來個「忽然國際」，實在不合時。快學習譚校長的「逗人大法」，他能屹立娛樂圈四十年，本錢是歌藝和人緣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褒　姒

最近在讀史書，發現一直被故事冠以禍國殃民壞形象的美人褒姒，真人原來並不這麼壞！

根據史書所說，褒姒乃是一名孤兒，後被送入宮中作周幽王的妃子，貌若天仙的她立即深得幽王的喜愛，不但為她廢掉原來的妻子申后，更把太子貶為平民(更迫他接受位於申國的外公管教，種下日後周朝被強攻並大傷元氣的禍根)，不過，不論幽王如何取悅褒姒，這位美人仍是終日愁眉深鎖，幽王於是想出了以「烽火戲諸侯」這荒謬的舉動，目的就是要博紅顏一笑。

從以上的記載顯示：第一，雖然「烽火戲諸侯」確是令周朝一蹶不振的導火線，但此舉其實並非褒姒的意思，而是幽王自作聰明的愚蠢行為，我們又怎能將之怪在褒姒的頭上？第二，褒姒的身世可憐，有說法甚至指她是褒國為了拖垮周室的美人計棋子)，所以她終日鬱鬱寡歡似乎亦非刻意迷惑幽王的手段，而是她性格及心情的如實反映，這其實又何罪之有？

至於周幽王為何會如此希望博得褒姒一笑，這亦是人性中一個常見的弱點：在八字理論中，通常若一個人的命格欠了某一種的五行，這人在現實生活中便會特別渴望得到與這種五行相關的事物，例如五行欠木的人，他/她便可能會很喜愛木製的物品或書籍(印製品的五行為木)，欠火者則可能會煙不離手！

如這種欠缺的五行更恰巧為「財星」的話，命主更可能會對金錢特別着緊——簡而言之，正是愈得不到的東西，我們便愈會追求迷戀，所以幽王會因得不到褒姒的一笑而寧願冒上傾國傾城的危險，這其實是一種經常出現在你我身上的人性特質，只是我們大多沒有江山可以失去吧！

故此，在此奉勸大家：當發現自己正不顧一切追求某件事物之時，不妨停下來問問自己，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？還是，我純粹是受命運影響，正作出種種無謂的貪戀？

琴台客聚

彥火

眞正的「新視野」

十一月十九日本欄刊出筆者作為《國學新視野》「特邀主編」在雜誌三周年紀念講話上篇，以下是講話的最後部分——

較早前我見到劉再復教授，他說，這位原來不看好的美學大師在看過多期《國學新視野》之後，表示《國學新視野》辦得「挺不錯的」，這是對我們極大的鼓勵和鞭策。

在創刊的後一階段，中國文化院執行董事總經理、《國學新視野》出版人蘭華升先生一再給我們以鼓勵、打氣……。

此時，我不免想起古羅馬知名詩人賀拉斯（Quintus Horatius Flaccus）的一句話：「凡事在成就以前都有苦味。」

《國學新視野》如果說有一點成績，當然與中國文化院領導支持分不開的，和海內外學者專家不吝指疵和惠下佳作不可分割的。作爲編輯人員只是荷鋤的耕耘者而已。

我想說的是，如果打開《國學新視野》，可以給你在繁囂市聲中透出一縷清風或一份明月般的怡然，那麼，她便是屬於大家的！

最後，我想在這裡向剛逝世的本刊顧問、蜚聲國際的國學大師湯一介教授表示深切悼念，湯先生生前特地爲《國學新視野》創刊號寫了第一篇的「卷首語」。他在「卷首語」中闡述了《易經》中「和合共生」的意義。

他寫道：「當今，人類社會存在着種種複雜的、相互矛盾、不斷變化的狀況，這種狀況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，但是人類社會的發展終歸要找到他應當存在的位置、所應負的責任而共同存在，如何能達到這種狀態，就需要大家來共同保持合作的『太和』，這樣人類社會才可以合理地、理想地順利發展。」

湯教授提倡人類社會的「和合共生」與中國文化院舉辦第二屆中華文化論壇，許嘉璐院長所揭櫫的重拾「構建人類共同倫理」價值相一致。

這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共同課題，是有啓迪意義的，值得我們反覆深思。

關於對出版了近三年《國學新視野》的評價，筆者不好「賣花讚花香」，茲擇兩位學人的論斷——

中國的學問歷來是重視形而上學的「道」，重視人生的終極關懷，以出世心行入世事。但在國學的舊視野裡，「救亡」壓倒一切，因此在世界觀、人生觀、價值觀方面，多的是與西方接軌，或應對西方理論的挑戰，很少新的建樹。我讀《國學新視野》諸期，無論「饒學系列」，或對百歲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教授的專訪（受訪時為一百零六歲）、對周勛初教授的訪談、對杜維明教授的訪談，以及藏學家王堯教授的訪談等等，諸篇都是直指人心，走向生命的思考：立祖立宗的生命，中華五千年悠久文化的生命。在這裡，既有吐故，又有納新；既有傳承，又有創見；既有國學的歷史本色，又有文化發展的時代脈絡。新知明見，生生不息，這才是眞正的「新視野」，是開創了國學研究的新局面。

——覺眞（香港佛教僧伽學院副院長）

當然，評價一本書的優劣，最重要的還是內容，內容才是書的生命力。《國學新視野》顧名思義，重點在於「新」，用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國學，讓國學與時俱進，煥發出新光芒。其中，「大家訪談」專欄多以交談方式，將學者們關於國學方面的心得、體會、思想傳遞給讀者，無疑拉近了學術大家與讀者間的距離，易使讀者進入一種很輕鬆的閱讀環境。

——中國社科院研究生

一位是資深的佛學專家，一位是年輕學者，一老一少，大致可以反映較中肯的意見。（下）

百家廊

吳小彬

令人迷亂的成功

去年9月，一個熟人滿臉莊重地對我說：「如果38歲的時候，我還不能擁有一輛50萬元的奧迪A6，那我就去死。」

3年前，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董藩在微博中寫道：「當你40歲時，沒有4千萬元身價不要來見我，也別說是我學生——這是我對研究生的要求。」

今年某相親節目上，一個30多歲的男嘉賓被心儀的女士拒絕後，發下誓言：我要加倍用功，在5年之內取得成功，在我從事的業界做到最好，我一定要成功。他的父親，一位60多歲的老人，也登台助威：我兒子一定會成功，也一定能成功。

因電影《小時代》名噪一時的郭敬明，不久前接受媒體採訪時說：「我就是這個時代的中國夢，核心就是要成功，要白手起家，一路飛黃騰達，最後站在財富和地位的最高點。我不是富二代、官二代，我只憑自己的腦子，這是我唯一擁有的。我一路走到今天，會激勵很多人。」

男人打拚天下，努力奮鬥，以豪車、名宅、權勢、金錢證明自己的價值。女人，一般的女人似乎沒有這樣的魄力和鬥志，她們中間一些機靈俏麗的靚妹子，便以嫁給「成功人士」為最高追求，年輕、漂亮，就是資本嘛，嫁給或傍上了富人及官員，房子、車子、名牌包、時髦衣飾，一切都有了。窮小子、工薪族，即便是白領，今天已難入她們的眉眼。可萬一成功男士看不上她們或另有新歡呢？同樣是在《非誠勿擾》上，一位女嘉賓語驚四座：「我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，也不坐在自行車後面笑。」

是怎樣一種動力，怎樣一種價值觀，怎樣一種對人生的理念或設計，讓這麼多人如此看重功業、名利、物質呢？早有名言講，物質第一，精神第二，經濟基礎在前，意識觀念在後。我們生活在一片經濟大熱的土地，趕上了一個資本主義觀念和生活方式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時代，金錢衡量天下，市場估值眾生，權力打包所有，物質高於一切。如果你是職員，供職於某家上市公司，縱使你勤奮刻苦，汗流浹背，盡忠職守，精明強幹，但倘若你不能在40歲左右升到公司高管，不能年薪40萬元以上，不能在繁華都市擁有房產、汽車，你也算不得成功人士；如果你是學者，供職在大學或研究院，縱使你天賦異秉，學富五車，遍讀中西文化要典，文章在學界影響不凡、好評如潮，放到網上也能引來數萬點擊量，可倘若你不能在單位熬個一官半職，不能做學術帶頭人，不能在領導和學界翹楚出現的場合嫻於辭令，沒有機會與政商高層人士把酒言歡，同時也無名車、闊宅，那你在世人眼裡也不算成功，只能勉強是「小有名氣」，人家高興了當面誇你「好學」、「有才」，背後談到你只會蔑稱「書獃子」。

唯物主義就這樣獲得了徹底性勝利，拜金思潮和利益嗜求就這樣征服了億萬人心。無論天上，還是地面，無論網絡，還是電視，抑或紙頁上，到處傳播着同一種聲音，到處飄揚着同一面旗幟：要抓緊時間呀，抓住機遇呀，出名要趁早，沒有機會創造機會也要上呀，不然，我們就輸給別人了，而一步輸了，以後就會步步都輸！於是，在一個深秋的下午，我聽到一位母親訓斥剛從市少年宮小提琴學習班下課的女兒說：「你怎麼這麼笨？光知道玩，學了三個月，琴還拉得這麼次，老是落後。你知道不知道，這樣下去，你走到哪裡都會落後，總有一天你要被淘汰的。」女人穿着入時，敷滿脂粉的臉上滿是怒氣，小女孩才八、九歲的樣子，誠惶誠恐，委屈的淚水流了一臉。於是，在許多機關單位裡，一些年輕人很快學會了察言觀色，跟風站隊，心思多半不用於工作學習，而是放在經營人際關係上，用在怎樣討領導歡心上，整天琢磨上司的喜好，打聽領導家裡有什麼為難的私事雜務，並想方設法替領導辦了。天長日久，領導自然對這種人留下好印象，遇有機會，就會提拔他們。而那些只知道埋頭工作的人，也許業務精通專業一流，但陞遷之日渺然無望。於是，越來越多的人都通過體驗或觀察認清了趨勢，並就此校正人生航向。一些有資歷和經驗的中年人，長久廝混之下，在單位不用抬眼就知道應該擁戴誰、推崇誰，誰是必須小心伺候的，誰是不可得罪的，誰又是無足輕重，可以輕蔑甚至踐踏的。時機來了，他們踴躍博取職稱、官位，在利益面前他們總搶先機，從不吃虧的。雖然他們心裡也明白，與真才實學的人相比，他們的學問和本領差得很遠，已經到手的職稱、職位，其實虛妄至極。可看那德才兼備之人混得多不如意，甚至潦倒、落魄，他們便暗自慶幸自己的聰明和隨機應變，確認自己的經略謀劃和處世之道英明無比，自己才是洞悉時代秘密的人，不管水有多深，自己均會繞開險礁，駕輕就熟，並緊跟社會風向，遊走八方，弄潮江湖。環顧周遭，唯我最能，他們時常得意地開懷大笑，也許夢中還笑醒過呢。

凡此種種，都證明我們這個時代的浮躁，都表露了人心中的不安、焦慮和勢利。大江南北，城市鄉村，許多人還患上了一種成功膜拜症，他們只看重一個人的官位大小，掙錢多少，官當大了，本事就大，錢賺多了，能耐就多，既不問其發跡之途是否正派正當，也不管其發財之路是否正軌、方法及手段是否合法，只一味地羨慕、尊崇、頌揚、投靠、迷戀。

「江頭未是風波惡，別有人間行路難」。此時此刻，真有學問、理想的人，面臨着嚴峻的考驗。好在他們讀書不少，胸襟開闊，能夠超越一己得失，觀察世界、社會與人生。他們會想起古代賢哲的教導，憶起許多才華斐然卻命運多舛的前輩。孔子曰：君子「不患無位，患所以立。不患莫己知，求為可知也」。君子嚮往高尚的精神境界，對功利與物質不會汲汲以求，君子憂道不憂貧，謀道不謀食，即使遇到艱難困阻，君子求仁而得仁，又有何怨？「富與貴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貧與賤，是人之惡也；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孟子，則對士人提出了更高的期許，他的理想人格是：「居天下之廣居，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。得志，與民由之；不得志，獨行其道。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。孟子游說諸侯，以期實現抱負，但從不以犧牲人格尊嚴為代價，「說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」。他認為，即使天下無道，人人逐利，士子也不能為「污世」所染，獨善其身的同時，須以美行懿德影響社會，要「修身見於世」。

這已講得明白，無論處境如何窘困，時代如何悖謬，有思想和志向之人，都應堅守良知，護衛道德，不能隨波逐流。此時此地，正要求他們做一個雖然寂寞但理智清醒的人，一個雖然失意卻面朝大海內心充實的人。

■堅守良知，護衛道德，不能隨波逐流。 網上圖片

隨想國

興國

中國情懷

《亞洲週刊》刊出了侯正昕的一篇專訪，受訪者是香港大學前副校長李焯芬，題目是「香港要尋回失去的歷史感」。李焯芬先生說：「香港的年輕人始終都對自己國家的文化歷史理解不深……香港學生一定要對自己民族文化、中國未來發展、人類整個文明進程有一個全球性的視野……」

說得真是對極了。所謂對自己國家文化歷史理解，就是心中有着一份濃濃的中國情懷。我們六十年代受教育的一代，受的都是殖民教育，必讀英國的文學作品，了解英國和歐洲的史地，但中國文學的作品，靠的是自己課外閱讀。在我們讀中小學的年代，沒有電視，只有電台廣播，但卻會聽到中國的章回小說。如今有了電視，章回小說是怎麼回事，有多少年輕人清楚？有多少人知道薛仁貴征東、薛剛打爛太廟的故事？

儘管那時候的家人都希望我們只讀教科書，但並未禁止我們看武俠小說，像金庸作品裡，就深藏着家國情懷和俠義精神。那一代人的中國情懷，就是這樣潛移默化下油然生出的。而只要對現今二十來歲以下的年輕人做個問卷調查，問問他們有沒有看過金庸作品，比率肯定奇低無比。連這麼好看的武俠小說也鮮少年輕人閱讀，要他們主動去看中國歷史和地理？難難難吧？

現代中老年的一代，儘管讀的是番書，但內心一定有着或深或淺的中國情懷。但反觀現代年輕人，有的恐怕只是西方情懷。如何在年輕人心裡播種中國情懷？這恐怕得從文化和教育着手。不但要默默耕耘，更且需要深耕。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閒話拐杖

我年紀老邁，近年膝頭酸痛，行動十分不便。特別是要爬上三、四層樓的樓梯，總得停歇多次，因而每多以爬梯為畏途。友人常勸我持把拐杖，我總以出行多一物不如少一物而婉拒之。多年前曾有友人贈一上佳拐杖，但我仍是棄之於辦公室中，不加使用。

日前赴福建晉江遊覽，路過一雜物攤，見一拐杖，雖是舊貨，但頗似佳木所製，杖頭又似虎頭，並含有一玻璃珠。詢之，開價八十元人民幣，還價四十，居然成交。在晉江遊覽數日，過過「三條腿」生活，雖步行省力，但總覺十分累贅。

拐杖之為物，早年並不是老頭子專用，而是一種紳士派頭所必須。記得童年時在香港，那些裝作紳士的中青年人，除了西裝革履之外，還要頭戴氈帽，手拿「士的」（即拐杖）。而且拐杖可長可短，短的就如當前警察用的警棍似的。這些紳士派頭的人物，拿着短的拐杖，東指指，西點點，神氣十足。

古人早衰，杜甫有詩云：「年過半百不稱意，明日看雲還杖藜。」就是說五十歲出門便要依賴一根拐杖。而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，也是杜甫的詩句。

當今我們可以看到不少年逾九旬的老翁，身體壯健，出門不用拐杖，遠遊仍然興濃。今昔不可相比，現代男女壽命，平均來說，比起封建朝代，比較舊中國時，平均延長了二十年。

現代人遵從簡便，即使紳士派頭的發源地英國，現在也不見戴禮帽持手杖的紳士走上街頭了。過去中環的上班族，大小職員，都要穿上整齊西裝，結上領帶。現在美式作風流行，走上中環各大商行集中的大廈一看，打領帶的也甚少。我的小兒子是中環外國銀行的高級職員，但見他上班也從來不打領帶。至於拿上手杖的「紳士派頭」，竟已完全絕跡。

事物總是從繁到簡。手杖之為物，貴在實用。非至走不上路，我是不願當個「三條腿」的老人的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流感疫苗，眞的安全？

又到流感針季節，兒子的學校、太太的公司都開始鼓勵接種。

看來，很多人還對這種每年說能更新其針對病菌的疫苗抱有好感。我認識不少老人家，說打了之後變了氣管敏感，又或身體弱了很多，當然這都是沒有「科學根據」的。美加有朋友打了，結果還病了，還堅持維護疫苗，說政府指出今年流行的感冒菌，並不是針裡的菌（言下之意是希望來年可以「命中」啦！）。大家護針心切，可憐委實被西醫及政府嚇得如斯害怕感冒。

學校派了流感單張，又是一腔希望你好好保護子女的口吻。有家長更說：有資助，為何不打？西醫醫不了感冒，只能紓緩症狀（你看每一種感冒藥都是這樣寫的），所以是絕症，沒有把握醫治，於是便出疫苗，希望刺激一下免疫系統，讓我們自己生產抗體（請留意：最終也是我們自己生產的抗體，而不是該疫苗給了抗體）。所謂的刺激，是多大的刺激呢？有人被刺激得癱瘓了，又怎樣計算？上星期便有報道說「美國加州九歲女童打完流感針後，三天卻突然癱瘓」，但文末醫生竟說癱瘓有機會好轉，反而不打流感針更危險。我告知同事，有同事竟然同意感冒的確能令人喪命。我也無言了。

這女童的案例，其實香港的流感疫苗單張也有提到，上面寫着副作用並不嚴重，但也有不良情況如吉巴氏綜合症（自身免疫疾病的一種，神經梢發炎）及腦膜炎等，但有說明：「直至現在，吉巴氏綜合症與季節性流感疫苗並沒有已知的明確關係」。

是否真的有關，科學上要靠科學家去找。我們就只能從數據上看，美國的疫苗賠償機制由司法部負責審理及賠錢，每月都會上載會議紀錄（www.hrsa.gov/vaccinecompensation/commissionchildvaccines.html）。近年，賠得最多錢，就是季節性流感針。當然，不是每個人會上報，所以資料也只屬冰山一角，卻已有令人瞠目結舌的數據了。為一支未必能保護到你的疫苗，而去冒可能癱瘓的風險，真的值得嗎？美國有醫護人員發起不打疫苗的組織（因為美國常常強迫醫護人員打疫苗，說他們是高危一族），也可看出端倪。早陣子有報告指出香港的醫護人員打防疫針的數字一向偏低，於是連高永文也常要身先士卒來「作秀」以鼓勵推動，回想起來反而證明了香港醫護人員的睿智聰慧。

副作用不是一個點，而是一個頻譜——有人癱瘓，有人只有輕微肌肉疼痛，但在黑與白之間，有很多我們感覺不到的灰色傷害。早已有不少報告指出，豬流感是人類濫打流感針、濫用抗生素而來。有菌先還是有疫苗先，忽然變了一個迷思。